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八・經部・春秋類

春秋左傳正義三十六卷(卷二十五至卷三十六)

〔唐〕孔穎達等撰

一

左氏摘奇十二卷

〔宋〕胡元質撰

三五三

音注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七十卷

〔宋〕林堯叟注

四一九

E265/08

春秋左傳正義

二〔唐〕孔穎達等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宋慶元六年紹興府刻宋元遞修本影印原書版
框高二一七毫米寬三四六毫米

春秋正義卷第二十五

襄公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

勅撰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禮

蓋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注公在至明常年冬公會諸侯于淮十七年秋九月公至自會宣七年冬公會諸侯于黑壤八年春公至自會成十年秋公如晉十一年春公至自晉十二年冬公如晉十三年春公至自晉此等正月公皆不在其類多矣是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皆不書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云云釋例曰襄二十九年春正月公在楚凡公之行始則書所如還則書公至

本中復書公在楚者明國之守臣每月亦以公不朝之故告於廟也每月必告而特於正月釋之者蓋歲之正也月之正也日之正也三始之正嘉禮所重人理所以自新故特顯以通他月也公之在外所以闕朝正之禮其多唯書此一年釋此一事者斯禮有常非義例所急故因公遠出踰年存此一事以示法也

至自楚庚午衛侯行卒

注四同盟正義曰行

以成十五年即位其年盟于戚十七年于柯陵十八年于戚打裏三年于雞澤五年于戚七年及孫林父盟九年于戚十一年于戚城北二十七年于宋行自前即位及後復歸凡與魯九同盟劉炫以為杜云四同盟者誤今知不然者以其與成公三盟不數五年盟戚經不書不數七年林父是大夫又特共魯盟亦不數故為四同盟也劉不尋此理而規杜注蘭閔弒吳子餘祭閔守門者下賊非士故不吉也

言盜正義曰周禮闕人王宮每門四人鄭玄云闕人司下賤人也哀四年盜殺蔡侯申此為下賤非士故不言盜也穀梁傳曰不稱名姓闕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闕不得君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

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

邾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正義曰公孫段即伯石也據三十年傳伯有死始命伯石為卿則此時未為卿矣未為卿而得書其名故疑之云蓋以攝卿行也以隱公攝位為君而國人君之諸侯與之知攝位為卿者諸侯亦即以攝卿序之於列故史得以卿書也文七年傳稱晉使先蔑少秦過公子雍荀林父謂蔑曰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是知有使大夫攝卿之法也

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

禮也正義曰杞入春秋書爵稱侯又稱伯僖二十三年今復稱子傳云書曰子賤之也明為用

吳子使札來

聘吳子餘祭既遺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

上國正義曰上云闕弒吳子此言吳子使聘傳曰其出

聘也通嗣君也不知通嗣君通誰嗣也賈逵服虔皆以為夷

未新即位使來通聘案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聘文九年毛

伯來求金並不言王使傳皆云王未葬也是知先君未葬

嗣君不得命臣此與闕弒吳子文不隔月吳魯相去經塗至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而得書吳子使也且傳稱季札至魯徧觀周樂至戚聞鐘聲識孫文子云君又在頃

社以爲通嗣君通餘祭嗣也二十五年過爲魯牛臣所殺
餘祭嗣立至此始使札通上國吳子未死之命命札出使
既遣札聘而後身死札以六月到魯未及聞喪故每事皆
行吉禮也經傳皆無札至之月知以六月到者以城祀在
五月之下城祀既訖乃有士執來聘札子來盟若共在月
中則不容此事下文有秋知札以六月至也札去之後吳
始告喪告以五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札實公子不書
公子者吳是東夷其禮未同於上國故史不書氏以札是
卿故書其名耳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
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昭二十七年傳稱延州來季子聘
于上國是吳謂

出奔北燕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

于廟也釋解也告廟在楚楚人使公親視諸侯

使謂之禮也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禭則

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之凶邪而乃使巫以桃

茆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祓殯故注釋解至朝正正義曰公本在國每月之

楚悔之朝常以朝享之禮親自祭廟今以在外之故

關於此禮國之守臣於此朝日告廟云公在楚史官因書

於策傳解其告廟之意告云公在楚者解釋公所以不得

親自朝正也楚人使公親視正義曰檀弓云襄公朝

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至

先拂振荆人悔之記之言即此事所異者此言請襲

彼言請襲此言祓殯彼言拂振雖俱說此事先後不同禮

死而浴浴即襲襲後始小斂大斂乃殯案往年傳公及漢
開康王卒公欲反則康王之卒公未至楚楚人使公親視
傳在此年言之則此年始公親視殯不得爲殯也卒已
殯月不得殯仍在地及知殯是而振非記虛而傳實也然
則經本所以衣尸既殯而使公視者致越所以結恩好其
衣不必充用雜記記致越之禮云委衣于殯東是既殯猶
致越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越僖公十年猶致
之況既殯也注諸侯至之比正義曰雜記云邾者舍
越昭昭是諸侯之臣使於鄰國之禮也楚人以諸侯相於
有遣使視殯之禮人以公身既在輕魯欲以公依遣
使之比使公親行之也按殯至幣也正義曰案雜記
諸侯使臣致越之禮云委衣于殯東今楚人以公身在魯
欲輕魯今公依遣使之比公以楚人輕已所以惠之故穆
叔云若使巫人先往祓殯則是君臨臣喪之禮祓除既了
而行祓殯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有何可
患劉炫云朝禮兩君相見先授王然後致享乃布陳幣帛

於庭也祓殯者君臨臣喪之禮先使使視殯行臨喪之禮然

後致越則全是布幣之禮言與朝而布幣無異也君臨臣

喪者由先見臣故以祓殯比行朝禮自然致越似布幣楚以

親視在魯魯以祓殯自尊今贊曰疏云以殯有凶邪長惡

患之不肯親視穆叔云先使巫人祓除殯之凶邪山邪既

無而行祓殯布陳衣物與行朝之時布陳幣帛無異言俱

無於有何可患乃使巫祓殯正義曰巫者持神之官

周禮男巫王則與祝前攘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挑

執戈惡之也鄭玄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挑鬼所惡則

若可掃不祥君臨臣喪禮有此法故使巫以挑茆先祓殯

若以楚子爲臣然所以屈楚也茆是帶蓋挑爲捧也詩毛

傳曰亂爲茆茆謂亂也杜云茆黍穰者今世所謂芒

帚者或用亂穰或用黍

漢是二者皆得爲之也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

於此郭城故郭北郭注兵死至此郭正義曰周

禮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

歲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

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

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于熊渠也王子圍為

令尹園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

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圖

弑郊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取下邑使

公治問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也曰

聞守下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治致使而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

下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下

而欺我言公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氏疏

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

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

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微陋勸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從本

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曰欺其君何必

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

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

使季氏葬我璽注璽印也信也正義曰恭也獨斷云璽印也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紐

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周封璽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

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案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立云今之印章也則周

時印已名璽但上下通用公曰至疏也正義曰武子書云聞下將叛則是叛形未著故公情之言武子自欲得

之而誣言其叛多見疏外我也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

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爰炮夥清酤多恩澤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象矣注以卿至賞之正義

曰公治先為大夫公今以恩加賜知以卿服玄冕賞之也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是卿與大夫同服

玄冕也其旒當葬靈王不書魯鄭上卿有事子

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印段年子展曰

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

皇啓處詩小雅鹽不堅固也唐疏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謂上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

固事晉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

傳言周襄

疏

非靈至段往

正義曰鄭之上

代中國也

於時鄭卿在國

伯有不使抄行而

使印段者蓋別有所掌共子展守國故不得行也

注詩

小至疏處

正義曰小非四杜之章

亦盡也昭元年傳

曰於文四為盡殺之飛亦為盡盡是之害物故為不

牢固也釋言云皇暇也啓晚也李巡曰至間暇也答小晚

也言王事無有不牢固已當牢固之故不得間暇而晚處

也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

使守舟吳子

餘祭觀舟閭以刀弑之

言以刀明

鄭子展卒

子皮即位

為上即

於是鄭饑而未及麥

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

憊國人粟戶一鍾

在喪故以父命也

六斛四斗曰鍾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

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

於善民之望也

民亦望

宋亦饑請於平公

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

書

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

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

其皆得國乎

得掌

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

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宋盛衰

疏

以子展之

命正義

正義

曰蓋死日近死時氏已饑故假其生時之遺命也

善民之望也

正義曰鄰近也近於善民亦望君焉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

治理其地

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

大叔與伯石往

大叔不書

子大叔見大叔文子

衛大

叔儀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

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

肆是屏

周宗諸姬也夏肆杞

其奔諸姬亦可

知也已諸姬是奔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奔

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

云

詩小雅言王者和協

近親則昏姻甚歸附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

族族

歸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

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

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

賓出司馬侯言於

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

專自

司徒

修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

速及

速及

修將以其力斃

力盡而

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

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

斃之將及矣

斃之將及矣

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幣

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

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

顏莊叔為一耦鄭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平微公

臣不能備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

侵杞田所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

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歸於齊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

之不尚叔侯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揚韓魏皆姬姓也入國皆晉所滅然在陳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

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

矣武公處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

夷行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

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

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

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

寧天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杞文

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疏

注治理至其城正義曰經書城杞謂築杞城耳下使女叔侯來治杞田知治杞治杞之地非獨脩其城也夏肆

是屏正義曰方言云肆耕餘也秦晉之間曰肆鄭玄云斬而復生曰肆杞是夏後滅而復存猶木之耕生小哉也

射者三耦正義曰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是燕有為射之時也此云公享之則享法亦有射

也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彼是畿內諸侯故四耦此及儀禮大射儀外諸侯故三耦或當巨與君

異也注不尚至取貨正義曰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叔侯殺之下文叔侯云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而焉

用老臣服虔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平杜以其言大爵欲復君臣之禮故改之以為夫人云不尚取

之者先君不尚尚地叔侯之取貨也母寧夫人謂先君當怪夫人之所為也劉炫以夫人愠而出辭則其言當特直

言不尚此事所識大輕淺非是愠之意昭八年穿封成云若知君之及此追欲不殺靈王其意乃悖於此蓋古者不

諱之言服虔之說未必非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

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

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

禍必及子為昭四年堅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

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王化之基猶未

也猶有商討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其音不怨怒為

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

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

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

叔九世孫皆衛之令懿君王泰雖也幽王也為之歌工王泰雖也幽王也

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

周之東乎宗周頃滅故憂風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

十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

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纖其煩碎知下能久為之歌齊詩第曰美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

公乎大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武將復興為之

歌詩第十五幽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哉蕩乎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

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

定故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治夏

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正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

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險而易

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颯颯中肅之聲婉婉也險則險節易行惜其

則小無明君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

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

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今德之後誰能若是

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

畏忌故曰自鄧以下無譏焉鄧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

不復譏論之為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思

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哀音其周德之

衰乎衰小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

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

和樂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

哉言直而不倨直而不倨倨曲而不屈曲而不屈屈過而不

偏遠而不攜遠而不攜攜遷而不淫遷而不淫淫過復而不

厭常日哀而不愁命知樂而不荒樂而不荒節之用而

不匱德弘廣而不宣不自施而不費施而不費因民所利

取而不貪義然處而不底守之道行而不流處而不底以道行而不流

五聲和官商角徵羽八風平八方之氣八風平謂之八風

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盛德之所同象前舞所

也頌有數魯故曰見舞象箭南籥者象前舞所

舞六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美哉美其容也文王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曰聖人之弘也而猶美哉美其容也文王

有懃德聖人之難也懃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

見舞韶箭者舜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憐也憐覆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

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

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箭而季子知其

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

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

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

也吳子餘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

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

故晏子因陳相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

於樂高之難難在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

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鄭國將敗侈謂適衛說蘧瑗蘧伯史狗史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

之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

必加於戮辯備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

子以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

猶燕之巢于幕上危君又在殯而可以

樂乎獻公辛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

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

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

思自免於難疏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曰昔有當塗貴孫國公蘇威嘗問曰知人

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有曰好善仁擇人鑒

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劉炫以此言亦有

所切於彼注魯以至禮樂正義曰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命魯公世世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又曰凡四代之服器魯兼用之是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之禮樂也歌周南召南正義曰

魯周南召南之詩而以樂音爲之節也周南召南皆文王

之詩也周召者岐山之陽地名周之先公曰大王者自幽

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大王生王季王季生文王於時雍

梁荆豫徐揚之民皆歸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殷文王政都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賜周公旦召公

奭以爲采邑使此二公施教於已所職之國爲文王先行先

公賢化與已聖化使二公難而施行之但南土威化有深

有淺其作詩也或感聖化或感賢化及武王伐紂定天下

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

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

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

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

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

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

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

十四篇季札此時徧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

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劉炫云不直言周

召者以其實非二公身化也言南者詩序云言化自此而

南也謂從岐周南被江漢也注此皆至聲曲正義曰

詩人觀時政善惡而發憤作詩其所作文辭皆準其樂音

今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辭以爲樂章述其詩

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

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

曲也由其各有聲曲故季札聽而識之言本國者變風諸

國之音各異也注美其聲正義曰先儒以爲季札所

言觀其詩辭而知故杜顯而異之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

其聲也詩序稱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長歌以申意也及

其八音俱作歌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於樂之音

聲出言爲詩各述已情聲能爲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

亂觀樂而曉盛衰神智大賢師曠季札之徒其當有以知

其趣也注未能至怨怒正義曰詩序云治世之音安

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怨此作周召之詩其時猶有紂存音

雖未能安樂已得不怨怒矣注武王至之化正義曰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周既滅殷

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邶以紂子武庚

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

武王崩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

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此注取漢志爲說也漢世大儒孔安

國賈逵馬融之徒皆以爲然故杜亦同之鄭玄詩譜云武

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

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監管叔蔡叔霍叔

使尹而監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
武王崩後五年周公居攝三監道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
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
於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彊兼并彼二國混其地而名
之先儒唯鄭言然康叔以後七世至頃侯仁人不遇邶人
作柏舟之詩以刺之以後繼作十九篇爲邶風十篇爲鄘
風十篇爲衛風皆美刺衛君而分爲三耳此三國之風實
同是衛詩而必分爲三者鄭玄云作者各有所傷從其本
國分而異之故爲邶鄘衛之詩焉其意以爲邶鄘衛各是
大國土風不同作者雖俱有美刺而各述土風故大師各
從其本分而異之 注康叔至疑言 正義曰康叔周公
弟武公康叔元世孫世本世家文也魯爲季札作樂爲之
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言吾聞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先聞其善今聲合其意雖不知其名而疑
是衛風也言是其衛風乎疑之辭也直聽聲以爲別不因
名而後知故有疑言焉 注王季至爲雅 正義曰王詩

卷之五

七

王

亡子 正義曰樂歌詩篇情見於聲美哉者美其政治之
音有所善也鄭君政教頌碎情見於詩以樂播詩見於聲
兩言其細碎已甚矣下民不能堪也民不堪命國不可久
是國其將先亡乎居上者寬則得衆爲政細密庶事煩
碎故民不能堪也 爲之歌齊 正義曰齊者古少皞之
世夷姁氏之虛也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是爲齊大
公其封域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於漢則齊郡
臨淄縣是其都也大公後五世哀公荒淫怠慢國人作
鴛鴦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一篇皆齊風也 爲之歌西
正義曰西者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其地西近戎
北近狄而後是彼土之地名於漢則扶風郡郿縣是其都
也周室之先後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郿而遷豳焉由能
脩后稷之業教民以農桑民咸歸之而成國積九世至大
王乃入處於岐山世世積德卒成王業武王崩成王幼周
公攝政管蔡流言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於是舉兵東
伐之乃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作七月
之詩以表其大德師以其主意於先公在商時之事故別其
詩以爲商國之變風凡七篇皆是周公之事也 曰美至
東平 正義曰美哉亦美其聲也蕩蕩寬大之意好樂不
已則近於荒淫故美其樂而不淫也先開周公之德此聲
同於所聞故疑之云其周公之在東平言在東之時爲此
聲也 爲之歌秦 正義曰秦者隴西山谷之名於漢則
隴西郡秦亭秦谷是也堯時有伯益者佐禹治水有功帝
舜賜之姓曰嬴氏其後世之孫曰非子事周孝王孝王使
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之爲附庸邑之於秦谷非子曾孫
秦仲宣王又命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
作車鄰之詩以美之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與兵討西
戎以救周王既東遷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更
有駟驥以下凡十篇皆秦風也 注詩第至不同 正義
曰此爲季札歌詩風有十五國其名皆與詩同唯其次第異
耳則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記傳引詩
亡逸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

卷之五

八

高

餘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 爲之歌魏
正義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於漢則河東郡河北縣是其都也周以封同姓
卅本無魏君名諡不知始封之君何所名也鄭玄以爲周
王平桓之世魏君儉當且褊急不務施德國人作葛屨之
詩以刺之後凡七篇皆魏風也 爲之歌唐 正義曰唐
者帝堯舊都之地於漢則太原郡晉陽縣是也周成王封
晉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
改爲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當愛物儉不中禮國人
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十二篇皆唐風也詩序
云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褻深思遠有堯之遺風又
叔虞初國亦以唐爲名故名其詩爲唐風 曰思至若
是 正義曰陶唐之化遺法猶在作歌之民與唐世民同
故舉此歌曰思慮深遠哉見其思深故疑之云其有陶唐
氏之遺民乎若其不是唐民何其憂思之遠也非承本德
之後誰能如此深慮也今德謂唐堯也 爲之歌陳 正

義曰陳者大皞伏羲氏之虛也於漢則淮陽郡陳縣是其部也帝舜之曹有虞遇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又以其人是聖舜神明之後乃卦其子滿於陳使奉虞舜之祀賜姓曰妣是爲陳胡公後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作宛丘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卜篇皆陳風也注鄒第至微也正義曰言以下知兼有曹也鄒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於漢則河南郡密縣竟內有其都也祝融之後分爲八姓唯有妣姓爲鄒國者處祝融之故地焉鄒是小國世本無其號識不知其君何所名也鄒立以爲周王夷厲之時鄒公不務政事而好衣服大夫作羔裘之詩以刺之凡四篇皆鄒風也其後鄭武公滅其國而廢之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地名於漢則濟陰郡定陶縣是其都也周武王封其第叔振鐸於曹後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國人作蟋蟀之詩以刺之以後凡四篇皆曹風也鄒曹二國皆國小政狹季子不復識之以其微細

故也。爲之歌小雅。正義曰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政有小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則小雅大雅皆天子之詩也立政所以正下故詩序訓雅爲正又以政解之天子以政教齊正天下故民述天子之政還以齊正而爲名故謂之雅也王者政教有大有小詩人述之亦有大小故有小雅大雅焉據詩以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疆中國樂得賢者長育人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有樂作周代殷鑑代受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官人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爲大體述其小事制爲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爲二篇詩體既異樂音亦殊其音既定其法可傳後之作者各從其舊二雅正經述小政爲小雅述大政爲大雅既有小雅大雅之體亦有小雅大雅之音王道既衰變雅並作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故變雅之美刺

皆由音制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大小也風述諸侯之政
非無大小但化止一國不足分別頌則功成乃作歸美報
神皆是大事無復小體故風頌不分唯雅分爲二也周自
文王受命發跡肇基武王伐紂功成業就及成王周公而
治致召平頌聲乃作此功成之頌本由比風雅而來故錄
周南召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以爲詩之正經計周南召
南之風鹿鳴文王之雅所述文王之事亦有同時者也但
文王實是諸侯而有天子之政詩人所作立意不同述諸
侯之政則爲之作風述天子之政則爲之作雅就雅之內
又爲大小二體是由體制異非時節異也詩見積漸之義
小雅先於大雅故魯爲季札亦先歌小雅曰美至民焉
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正小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
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
之時乎猶有殷先生之遺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服虔以
爲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言思上世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
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背叛之志也其周德之衰微乎

疑其幽厲之政也劉炫以服言爲是而謂杜解錯謬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對今歌大雅云其文工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雅歌不善且魯爲季札歌詩不應揚先王之惡以示遠夷劉不達此旨以服意而規杜非也注裴小也正義曰裴者差也九章算術謂差分爲裴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故杜以裴爲小也服虔讀爲裴微之裴謂幽厲之時也注大雅至天下正義曰大雅之德亦有武王成王之詩杜唯言文王者以下云其文王之德乎故也注頌者至神明正義曰鄭云頌之言容也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忭載此謂之容也詩序云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言天子盛德有形容可美可頌之形容謂道教周備也成功者營造之功畢也天之所管在於命聖聖之所管在於任賢賢之所管在於養民民安而財豐衆和而事濟如是則引牧之功畢矣故告於神明也劉炫又云千戈既

春秋左傳正義

卷二五

戰夷狄來賓嘉瑞惡臻遠近咸服羣生遂其性萬物得其時即功成之驗也萬物本於天人人本於祖天之所命者故人祖之所本者成業人安業就告神明使知雖社稷山川四嶽河海皆以民爲主安樂故作詩歌其成功備告神明所以報神明恩也王者政有典廢未嘗不祭羣神祖廟政未大平則神無恩力故大平德洽始報神功也頌詩止述祭祀之狀不言德神之力量美其祭祀是報德可知言其降福是荷恩可知幽王小雅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於時之意豈復美其祭乎故美其祭則報情願以成功告神明之意如此止謂周頌也其商頌則異雖是祭祀之歌祭先祖王廟述其生時之功乃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意同大雅與周頌異魯則止頌僖公雖如變風之美者文體類小雅又與商頌異也此當是歌周頌杜解盛德所同兼殷魯三頌皆歌也曰至至同也正義曰至矣哉言其美之至也以王道周備故爲至美也自直而不偃豈行而不流凡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季札或

取於人或取於物以形見此德每句皆下字破上字而美其能不然也人性直者失於倨傲此直而能不倨也謂王者體性質直雖富有四海而不倨傲慢易在下物有曲者失於屈撓此曲而能不屈也謂王者曲降情意以尊接下恒守尊嚴不有屈撓相去近者失於相偏此偏而能不偏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親近能執謙退不陵偏在下相去遠者失於乖離此遠而能不攜也謂王者雖爲在下與之疎遠而能不有攜離猜疑在下數遷徙者失於淫佚此遷而能不淫也謂王者雖有遷動流去能以德自守不至放蕩去而復反則爲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不厭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覆而行不爲下之厭薄哀者近於憂愁此哀而能不愁也謂王者雖遇凶災知運命如此不有憂愁樂者失於荒廢此樂而能不荒廢也用之不巳物將匱乏此用而不可匱也志寬大者多自寬揚此雖廣而不自宜揚也好施與者皆費財物此能施而不費損也取人之物失於貪多此雖取而不爲貪多也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此

春秋左傳正義

卷二五

雖久處而能不流滯也謂王者相時而動時未可行雖復止處意不底滯行而不巳則失於流放此雖常行而能不流放也謂王者量時可行施布政教能制之以義不妄流移五等之聲皆和八方之風皆平八音之作有節其節皆有常度音之所守有分其守各有次序周魯與商皆有盛德此上諸事盛德之所同也注八音至序也正義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舜典文也倫理也言八音能和諧是其音有節度也八音不相奪道理是音各守其分有次序也注頌有至所同正義曰杜以爲之歌頌言其亦歌商魯故以盛德之所同謂商魯與周其德俱盛也劉炫以爲魯頌只美僖公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乎今知不然者但頌之大體皆述其大平祭祀告神之事魯頌雖非大平經稱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又云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美其祭神後福與周頌相似且季文子請周作頌取其美名又季札至魯欲觀樂魯德取其善故云盛德所同若直歌周頌宜加周字不得唯云

歌頌故杜爲此解劉以爲魯頌不得與周頌同而規杜氏
非也見舞象前南籥者正義曰樂之爲樂有歌有舞歌
則詠其辭而以聲播之舞則動其容而以曲隨之歌者樂
器同而辭不一聲隨辭變曲盡更歌故云爲之歌風爲之
歌雅及其舞則每樂別舞其舞不同季札請觀周樂魯人
以次而舞每見一舞各有所數故以見舞爲文不言爲之
舞也且歌則聽其聲舞則觀其容歌以主人爲文故言爲
歌也舞以季札爲文故言見舞也樂有音聲唯言舞者樂
以舞爲主周禮大司樂云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
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云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
祀舞雲門以祀天神舞咸池以祭地祇舞大韶以祀四望
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凡
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鄭玄云播之言被也是
其以舞爲主而被以音聲故魯作諸樂於季札皆云見舞
也禮法歌在堂而舞在庭故郊特牲云歌者在堂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以貴人聲樂必先歌後舞故魯爲季札先歌
至之樂正義曰賈逵云簡舞曲名言天下樂簡去無道
杜云簡舞者所執二者俱無所據各以意言之耳詩述頌
人之善舞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籥是舞者所執則簡亦
舞者所執杜說當得其實但不知簡是何等器耳杜云皆
文王之樂則象簡與南籥各是一舞南籥既是文舞則象
簡當是武舞也詩云維清奏象舞則此象簡之舞故鄭玄
注詩云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是武舞可知其名之曰南其
義未聞也知是武王制者以爲人子者貴其成父之事文
王既有大功武王無容不述於周公之時已象伐紂之功
作大武之樂不應復象文王之伐制爲別樂故知此舞是
武王制焉王者之作禮樂必大平乃得爲之武王未及大
平而得作此樂者一代大典須待大平此象文王之功非
爲易代大法故雖未制禮亦得爲之周公大平雖作大武
尊重文王之功留撫之以爲別樂故六代之樂不數此象
也周禮分樂而序之象舞不以祭祀或當祈告所用故魯

今亦有之劉炫云知是文王樂者詩云維清維熙文王之
典此象樂之所舞故知是文王樂也鄭玄注象又云此樂
名象而已以其象事有舞音故詩序謂之象舞舞非此樂
名故此直言舞也其簡籥是可執之物司馬相如上林賦
曰拂簫爲指風皇則指亦拂之類今人謂拂爲拂指此必
傳於古其簡籥字同也杜不解南劉炫謂南如周南之意
南在簡籥之間蓋二者共有南義注美哉至太平正
義曰歌頌聲而舞觀形故知美者美其容也歌詩由口而
出樂音以詩爲章人歌君德情見於音聽聲知政容或可
爾計聖人之德非舞容可象而季札觀舞皆知其德者聖
人之作樂也各象當時之事時事見於舞故觀之可以知
也樂記稱賓牟賈問大武之樂云敢問遲之遲而又何
也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摠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
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
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
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
中國也分夾而進事早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彼言大武之舞是象武王之事則知諸樂之舞皆象時王
功德也聖王功德見於舉動之容故觀其舞容各知其德
也見舞大武者正義曰鄭玄周禮注云大武武王樂
也武王伐紂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也此舞四代之
樂從後代而稍前也象是文王之樂事在大武之先先舞
象而後舞武者以象非一代大樂故先舞之見舞韶虞
者正義曰周禮謂之大濩鄭玄云大濩湯樂也湯以寬
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然則以其防
濩下民故稱濩也此言韶濩不解韶之義韶亦紹也言其
能紹繼大禹也見舞大夏者正義曰樂記解此樂名
云夏大也鄭玄云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注云禹治
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季札見此舞數禹勤苦爲民
而不以爲恩德則鄭周禮注是也見舞韶簡者正義
曰樂記解此樂名云韶簡也鄭玄云韶之言紹也言舜能
紹繼堯之德杜不解簡義簡即簡也尚書曰簡韶九成鳳皇